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郭永路 摄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李孝玉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那里有好客的秧歌,
热情的温泉
绿树怎么望,
也望不到边啊

空气如兰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那里四季瓜果鲜
如果你来看看
不把肚皮撑破,
舍不得把家还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那里的人巧啊
老豆腐挺解馋
小火烧加点糖,
就一酥千年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那里有条河
碧水流沙,
蜿蜒天边
传说帮助宋太祖,
打过江山

在济南的北边,
有一片蓝蓝的天
蓝天如缎啊,
白云似仙
如果你来看看
你会忘了哪里是天上,
哪里是人间

不服老的父亲

□李滨芝

我家兄弟三个,这在过去的农村是件很光彩的事情,然而这可愁坏了父亲,因为这意味着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要挣足够多的钱来养家糊口。

因为单凭种地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所以父亲便自小带着我们举家外出务工。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做过很多生意,倒腾过蚯蚓,开过油坊,贩过小玩意,但这些干得时间都不长,也没有挣到多少钱。后来,父亲见收废品行情好,便租了一个小院,开始收废品,一千千了十几年,也因此挣了钱。

父亲是一个极节俭的人,吃穿上从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父亲爱抽烟,但总是抽那种最便宜的烟,也喜欢喝酒解解乏,但总是喝那种便宜的散装酒。可是父亲却从来不在花钱上紧着我们,别人家孩子有的,父亲也尽量满足我们。我记得大哥念师范的时候,为了练习英语听力,他的很多同学都买了录音机,虽然

当时的录音机价格还很贵,但父亲还是一咬牙就给大哥买了一台,要知道当时买一台录音机的钱几乎是父亲辛辛苦苦一个月才能挣来的。

后来,生活的光景越来越好,村里的人都劝父亲翻盖几间新房子,毕竟老家住的房子还是土屋。可父亲憨笑着说:“我得攒钱给我仨儿子上学结婚用啊,现在房价这么贵!”父母一直住在老家的土屋里,在一次大雨后,老家的北屋有两间在雨中坍塌了,无奈父亲只得又重新翻盖了下,重新翻盖的给爷爷住,而父母仍旧是住在原来的偏房里。

我跟大哥结婚买房的时候,都是父亲帮我们垫付了大部分的购房款,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当我们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的时候,想想父母还住在土屋里,心里怎么也不是个滋味,可父亲总是得意地说:“我有你们仨这么有出息的孩子给我长脸,我就是住桥洞也高兴,况且住土屋多好,冬暖

夏凉。”

别人都羡慕他,跟他打趣道:“老李,你仨儿都吃国家饭,老大和老二都结婚了,你也该享受享受了!”父亲总是得意地笑着回答:“我又不老,趁着还能干多给孩子攒下点!”诚然,在父亲看来,他永远都不会老,他也从不承认自己老,他说他总有使不完的劲。每次看到父亲一个人驮着一大包矿泉水瓶,在大包的衬托下,父亲竟显得那般渺小,似乎父亲有着无穷的力量。

然而不等弟弟结婚,父亲终于倒下了,父亲在扛大包的时候突发脑溢血,本来在医院坚持治疗便能痊愈,但父亲总觉得在医院花的都是冤枉钱,说什么也得出院,我们谁也拗不过他。可是这一出院却使得父亲的病情愈加恶化,父亲又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在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治疗时间后,父亲的病情终于有了好转,在我们的苦劝下,父亲终于答应了我们在家养病,原来的买卖处理掉不干了。

本以为父亲这下可以安心享受晚年的生活,然而过不了多长时间,父亲又打算重操旧业,他见人家开超市赚钱,便想要开超市。我们都劝他,说他身体禁不起折腾了,但是父亲倔强地不肯听从,最终父亲的超市还是开起来了。母亲说:“让他干吧,闲下来他会更不得劲。”每当看着父亲佝偻的身影,满头的白发,沟壑纵横的皱纹,我不禁心疼不已。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开超市是因为弟弟在北京上班,父亲知道北京的房价更贵,所以只得想法给弟弟攒下足够的买房子的钱。弟弟结婚后,父亲仍然不肯闲下来,我问他原因,他说我跟我大哥的日子并不好过,想趁着自己还能干点,就多挣点帮衬着我们。我的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然而我强忍着没有哭出来,因为我父亲知道我们过得不好他的心脏病就会犯。

我终于知道了父亲并不是不服老,而是为了我们不能服老。

爱到极致

□忆秋寒

“不好意思我得去煮汤了。”qq消息框中她翩然敲下这一行字便消失在手机屏幕的尽头。

这个每到周末用一整天的时间做饭煲汤的女孩子,是我的茶友坤。与其说是茶友,莫若说是茶师。

我固然爱茶,爱着红茶那艳丽的色泽和香气,爱着普洱那敦厚的浓郁和甘甜。但相形于她,我之爱茶未免太过性情,而她则是爱得明白,爱得透彻。根据茶对湿度的不同要求她将茶存放于不同的地方。她的冰箱专门为茶留了足够的空间,就像她专门为茶和茶具买回鸡翅木的柜子一样。

我爱茶,纯粹的爱,不带半点粉饰的爱,一种纯天然的灵性吸引。我爱茶的味道,爱品茶时烟雾氤氲的幽静氛围,我爱那嗅着茶香将一切超然物外的幡然顿悟,我以为这已然足够。

这显然会招致坤的批判:“你真正的爱茶吗?就像你爱一个人,你甚至不了解他的脾性,又如何与之共处呢?”

坤说,不同的茶是需要不同材质不同器型的茶具浸泡的。比如浸泡铁观音她用乳鼎的衍生壶型天地玉壶,因为这种壶形矮扁,适宜铁观音的茶韵花香平顺释放。以此类推,绿茶红茶黑茶等也皆有各自的浸泡器具。纹理清晰的鸡翅木柜子里,摆放着她的这些宝贝,青花的盖碗,暗褐色竹制茶席,更有西施、石瓢、贵妇、四方、思亭等不同壶型的紫砂壶十几把。

将茶喝到这种境界,哪怕仅仅是解构各种茶和各种茶具特性的这样一种耐心,也已然是一种高境界的修炼了。

坤是自由职业者,收入也并不太多,但用她的话,宁缺毋滥,爱就要爱到极致。

这个爱到极致的女人每个周末的大清早就会出现于超级市场,根据家人不同的体质进行不同的食材搭配,然后把自己丢进厨房一整天,为家人烹制可口又营养丰富的周末大餐。

于是我问她:“我骨质疏松体质虚弱,食补的话吃什么好”,她洒脱而又淡然地敲下几行字:煲个牛尾汤吧,补钙。先把牛尾切开煎一下,最好用橄榄油,去去它的脂肪。也可以直接用热水焯制去去腥味。可以搭配西红柿西芹胡萝卜,记得出锅前放几滴醋,这样更易促进钙的吸收。

就像天下万物,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道理,坤虽然也有很多古怪的习性,有时颇有些倔强,有时言语又很有些刻薄,但是我还是极为喜欢她。她赋予所爱之事这样一种精致,她自己便也在这份精致中玲珑剔透起来,而那正是一个知性女子最为准确的自我诠释。

陪父亲去看海

□鹿永柱

父亲老了,一头黑发早已变得花白,背也有些驼了,黑红的脸膛上皱纹密布。上了岁数,父亲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先是得了肾结石,如今听力也不好了。和父亲说话必须大声,要不父亲就会一头雾水茫然状。这让父亲很苦恼,父亲自说自话,才六十多点,这耳朵就听不到了,心烦意乱。我提议出去看看大海散散心吧,父亲欣然应允。

趁着小长假,我驱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两个多小时后到了海边。海水哗哗地拍打着

堤岸,乱玉飞溅,空中有海鸥划过,极目远望,水天相接,漫无边际。站在海边父亲也很开心,喃喃道:“大海原来是这样的。”又转过头和母亲说:“要不是孩子咱可出不了远门。”母亲笑而不语。蓦地,我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细想想,小时候父亲带我去去去那,出去游玩也好,送我外去外地求学也好,何曾担忧出不了远门。时光匆匆,带走了父亲的青春,带走了父亲的大好年华。

父亲曾有一份体面的职业,正式工,在单位担任采购员。在票证时代,村里老乡买

布、买煤、买肉都要走父亲的后门,父亲能帮的就帮,从不要别人的好处。后来时代变革,父亲下岗了。下岗伊始,父亲也很茫然,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后来父亲慢慢摆脱了下岗阴影,走街串巷割玻璃,在建筑工地打零工,父亲都干过。有熟人和父亲开玩笑:“你原先养尊处优,现在在一个汗珠摔八瓣,能适应吗?”父亲呵呵一笑:“凭双手挣钱,夜里睡觉更香了。”由于职业原因,父亲天南地北都去过,唯独没看过大海。

站在海边父亲大声呼喊:“大海,我来了。”海水哗哗作

响,仿佛做着热烈的回应。父亲脸上漾满了笑容,开成了一朵花。父亲脱下鞋子,在沙滩上踩下一行歪歪斜斜的足迹,这不正是父亲走过的人生轨迹的缩影吗?有风雨、有艰辛,但父亲从没叫过苦。大海,父亲,在我面前父亲就是我的大海,父亲以宽阔的胸怀包容着我的自私、任性以及少不更事。我这艘小船从不担心触碰礁、搁浅,不正是因了父亲的呵护吗?

以后我会带父亲去更多的地方,父亲老了,我就是父亲的拐杖,就是父亲的腿。我爱你,如海般的父亲。